

北平書店印行

中國政治之路

楊立清自署



楊玉清著

中國政治之路

北斗書店印行

自序

繼拙著「中國青年之路」出版以後，本書——「中國政治之路」，又要出版了。我首先要向讀者聲明：這些東西，都是我多年心血的結晶，並非短期間內所完成的。

我沒有什麼自信，如果有的話，那就僅僅是有愛國和救國的熱誠。十餘年來，困了國內政潮的起伏，國際局勢的波動，使我的心緒，想寧靜，也寧靜不了，使我的熱情，想抑制，也抑制不住。不得已時，於是只有把自己的感想寫出來，一是發洩胸中的蘊積，祈求文字的安慰；一是稍盡自己的責任，減少良心的責備。

話雖然如此說，但並不足以掩飾我的淺薄，並不足以說明，我的努力，對國家，對民族，豈發生了什麼作用，還有什麼意義。過去所發表的東西，使我沒有勇氣再看下去。我唯恐摸着我過去的創痕，我唯恐發見了我過去的罪戾。年齡一天一天加大，世故一天一天加深，我這一點好善的心情，幸而還沒有被年齡世故，磨擦以盡。

然而這些殘缺不全，半生不熟的作品，我想保存牠，愛惜牠，整理牠，並且還想把牠介紹到大家的面前。這也許是一種自私，我總認為這些東西，不是很容易的寫來，所以不願很容易的丟掉。謬誤是要以真理撲滅的，沒有謬誤，也顯不出真理，這本東西，不全是謬誤，也和不是真理是一樣。其中如果還有萬分之一的反覆，那末，我呈獻在大家的面前，也不是毫無意義的。

我寫這些東西，我還有以下的幾種存心：

第一，我認爲學問與事功，是身不傷的。我寫這些東西，說是爲了學問，也是爲了事功。人們有一種錯誤觀念，以爲談學問，就不能談事功；以爲談事功，就不能談學問；以爲談學問，做文章，就是紙上空談，作算盤的遊戲。其實談事功而單談學問，也許可以；但離學問而單談事功，那是絕不可以的。因爲任何事功，都需要學問的幫助，學問的指導。所以負責任愈重，所需要的學問愈多。學問，就是經驗。學問，就是世世代代聰明才智之士的經驗的積累。我們做事功，單憑一個親身的經驗，是不夠的。我們做學問，就是一個方便之門，可以藉着很短的時間，得着無數人的經驗。所以中國過去，事功做得愈大的人，一定是經術淵深，學問做得愈好的人。歌德曾經說過，他的作品，都是同國男女老幼的聲音，不聽他寫下來，加一個歌德的名字罷了。我這本東西，也是如此。我自己沒有一個字的生產，一句話的造作，我不過只吸取人家的經驗，而對現在中國的政治，加一番測量罷了。

第二，我認爲中國目前所缺乏的，不是技術家，而是政治家；不是執行的人才，而是管理的人才。我寫這些東西，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，研究怎樣去管理中國的政治。人們也不免有一種錯誤觀念以爲中國只需要實用的人才，而不要政治家，以爲政治是空洞無聊，其實大謬不然。中國不是沒有學農的人，不是沒有學工的人，更不是沒有學造飛機，製大砲的人。這些人都有了，但這些人都不得其所，都不得其用。我親身遇着，還有不少的人，在人家的工廠內做苦工，而感嘆無法回祖國，替祖國出力。這個病源，就在我們的政治沒有十分上軌道，未能儲蓄容納已有的人才。汽車的駕駛，是要馬路的，汽車可以從外國買，馬路就非自己造不可。沒有馬路，汽車愈多，愈只引起麻煩。中國政治上的馬路，至今還沒有開闢出來。所以一切的人，都擁擠道途，費盡了氣力，而還作沒有路走的苦戰。人人找路，人人無路；人人爭權，人人無權。我覺得這個問題，比一切的問題更嚴重。這個問題不解決，中國就永遠在十字街頭徘徊。技術人才不無用，我們還可以聘用外資；惟有

政治上的管理，非自己人不可，要換之在己，不能換之在人。現代的政治，比過去複雜千萬倍，非有專門知識，遠大眼光，深厚修養的人，不足以膺任愉快。有人說，中國過去的政治，是金魚缸的政治。在金魚缸裏遊泳有餘的人，有一天跑到大海大洋，會感覺自己的渺小，會感覺無所措手足。著者不材，是以這點勸導，去研究各種問題。雖然沒有什麼收穫，但總想向大家報告一些研究過程中的消息。

第三，我認爲「沒有革命的理论，就沒有革命的行動」，「行之匪艱，知之維艱」，這都是真理。歷年來人們不是不努力，只是努力的方向沒有把穩定，時而不免觀望，時而不免徘徊。我寫這些東西，就是要說出我歷年摸索中的指鍼，作自己行動的標準，供大家行動的參考。本來，在今天，講話，寫文章，就個人說，是極不合算的事。聰明的人，都在笑多講話的人，是傻子，多寫文章的人，是無用，是幼稚。「請到口淺留半句，理從是感讓三分」，「百鍊此身成鐵漢，三緘其口學金人」，這都是人們處世的哲學。我對這一套，不是不懂，我覺得絕對不能用。中國目前所需要的，是傻子，是無用而幼稚的傻子，沒有幾個人打得頭破血流，中國政治上的路，還是造不出來的。我很慚愧，關在房子裏寫書，總是怯懦，總是無能，總是自私。不過我說出我要說的話，我說出我應該說的話，從理論方面分一部份工作，對之整個的問題，不能說，不是盡了我應盡的心。人們聽也好，不聽也好，恭維我也好，責罵我也好，我都在所不計。中國的教訓是說：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我願守着這個教訓，向前作不斷的努力。

最後還要請求大家原諒的就是，我在本書中，對中國政治，指出了不少的缺陷，提出了不少的計劃，文字間恐不免弊病百出。我本想加以修飾，後來覺得不如存真，不如以赤子之心，與大家見面，倒還是本色，倒還是至誠。如蒙海內賢慈，賜予曲諒，并進而教之，則感甚幸甚！青雲梯謝希汾附看，對本書出版，助力極多，附誌謝。

中國政治之路目錄

自序

- 一、論思想信仰及力量……………(一)
- 二、三民主義之革命的對象……………(一九)
- 三、民族主義之認識……………(二七)
- 四、建國大綱之研究……………(三四)
- 五、現代政治之特性……………(四三)
- 六、科學的政治觀……………(四九)
- 七、中國經濟與中國政治……………(五七)
- 八、今後中國政治方策……………(七〇)
- 九、自由與善政……………(七八)
- 十、今後中國政治制度……………(八五)

- 十一、憲政初階……………(九五)
- 十二、政治宣傳建設論……………(一〇三)
- 十三、政治習慣建設論……………(一一七)
- 十四、政治制度建設論……………(一二九)
- 十五、初步的行政改革……………(一三九)
- 十六、教育制度改革芻議……………(一四三)
- 十七、教育者的風範……………(一五八)
- 十八、政治者的風範……………(一六四)
- 【附錄】
- 一、儒家的政治哲學……………(一七三)
- 二、東西政治哲學的比較觀……………(二〇七)

一 論思想價值及力量

(上) 論思想

一、

思想問題，在現代中國，太嚴重了！一部份人，刺激過甚，開口某主義，閉口某學說，侈談思想，自號清流；一部份人，又麻木不仁，高歌現實，諱言理論，行尸走肉，舟車曠總。由前言之，可使中華民族不脫於幻想；由後言之，可使中華民族，變成癡呆。影響所及，何堪設想！此有識之士，所以引為深憂！

目前的中國，所缺乏的，不是科學家，而是思想家；不是武士，而是哲人。這幾句話，初看似乎不關時務，其實稍一思索中國百年大計的人們，對這種認識，應該是一致的。

每個中國人，應該認清時代，認清自己，對思想問題，加一番深遠的考慮。

二、

思想是什麼？要瞭解這一個問題，先不能不問：人是什麼？因為思想是寄託在人的身上，木石沒有思想，虫魚沒有思想，鳥獸也沒有思想，思想與人，是不可分離的。

提到人是什麼的問題，各科學者，均有所偏重。

第一，以社會學的觀點看，可以說人是使用工具的動物。

人類體力不如虎豹，身軀不及鯨鱉，但人類終於能宰制動物，征服自然，其最大原因，就是人能使用工具。在五萬年前，人類已經能使用石器。後來發明弓箭，可以打獵。幾個八對兒一個獸，大家可以均分。誰的箭射中了那一部份，就吃那一部份肉。又發明了網，可以捕魚。最近來的人，有了經常的生活，這就是所謂漁獵時代。到人類能用野獸，使之馴服成爲家畜，於是又進到畜牧時代。大家可以逐水草而居，大家可以圍聚起來，組成一個民族社會。那前最重要的工具，就算家畜。到發明了農具以後，人類更能安居樂業，從土地中產生富源。於是有封建諸侯，於是有文物制度，這就是所謂農業時代。在農業時代，人類使用的工具，仍不過是手工業的。最高的技巧，也超不過人類身體所及的範圍。到機械工業發達以後，人類所使用的工具，就起了質的變化。機械的生產，可以大於手工業生產的十倍百倍以至於千萬倍。人類社會的繁榮，於是一日千里。這就是所謂工商業時代。現在正在工商業時代的途中。人類的發明，還未可限量，將來工具的進步，定有出乎人類想像以外者。所以社會學家，說人是使用工具的動物，這是千真萬確的。人類不能使用工具，就不能成其爲人。

第二，以倫理學的眼光看，可以說人是理性的動物。

社會學家的解釋，不過是從物質方面出發，還不夠，所以又有倫理學家的解釋。倫理學家說：人是理性的動物。

鸚鵡能言，不離飛鳥；猩猩能言，不離走獸。人類和飛鳥走獸不同的，就是因爲人類有理性。『一生蒸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』。中國古昔的教訓，特別高調這點。中國的文化，因之也特別富於倫理的色彩。講到人性，就說是善；講到修養工夫，就說致良知。好像天下人如果回復到本然之性，回復到自然的稟賦，就可以安社會，致太平。西洋人也說，人是萬物的尺度。到後來更說人類的先天的一切，是自由的，平等

的，高貴的。其餘一切的罪行，只是組成社會以後的事，所以盧梭大聲疾呼，回復到自然。他遇到教育事業，更主張發展兒童的個性，而不加雕琢。孟子道性善，更說到人皆有惻隱之心，善惡之心，是非之心，羞惡之心。所以倫理學家的說法，也是真理。沒有理性，也不成其為人。

第三，以政治學的眼光看，可以說人是政治的動物。

人類儘管能使用工具，能有理性，但如無組織，也不會發生力量，也不能維持社會於不墮。所以又有政治學的解釋，說：人是政治的動物。

人類到組織成了社會，每個人，就不單純是一個自然人，就是社會化了的人。語言，風俗，習慣，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一種規範個人的東西。個人一生下地，不管你願意也好，不願意也好，都得受這種規範的約束。不然的話，社會就不容許你生活下去。同時強凌弱，衆暴寡，一依自然的現象向前進，人類社會，也無法產生文化。於是有組織，有制度，有法律，有政府，有國家，做一句話，就是有政治。人不僅是社會化了的人，同時更是政治化了的人。政治是強迫的消費，只要是生存在一個國家之下的公民，就得負有政治上的義務，反言之，也即是享有政治上的權利。西洋人最認識這一點，在希臘時代，即謂人與政治是分不開的。並謂除了神和獸以外，誰也不能逃避政治生活。亞里斯多德，高歌政治不僅使我們覺高貴的生活，更是使我們達到至善的生活。中國昔之所謂作之君，作之師；更謂君臣之義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；甚至於楊子爲我，孟子即斥之爲無君。這些論調，也就是重視政治。所以人是政治的動物，這一句話，也是推測不了的定則。

以上的說法，都是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。如果我們更進一步研究，就可以問，人類爲什麼能使用工具？人類爲什麼有理性？人類爲什麼能組成政治社會？可以用一句話包括，是得力於人類能運用思想。人類能對物運用思想，所以製成了工具；人類能對人運用思想，所以發達了理性；人類能對社會運用思想，所以能組織政府。

。因此，我們不加應接了當的說，人是思想的動物。思想是人固有的本能，特有的稟賦。不能運用思想的，不算是人；有思想而不運用，就是於棄人的權利。

三、

但是人類的思想，是從何而來的呢？

爲什麼在石器時代，就沒有發明輪船？在漁獵時代，就沒有發明槍炮？在農業時代，就沒有發明電燈和飛機？

爲什麼在原始時代，人類都渾渾噩噩？到後來人口衆多，社會複雜，人類的罪惡，也一天一天加多起來？此正老子之所謂：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智謀出，有大僞；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可見人類的發明工具，使用工具，都是有步驟，有階段的，絕不能超出環境的可能範圍。人類的理性，有時發很光明，有時候也爲之泯沒。愈是社會混亂，愈是提倡道德。道德的發生，正是針對不道德而來的。

至於就政治方面說，爲什麼在氏族社會，沒有君主立憲的思想？在封建社會，沒有民主共和的思想？在資本主義社會，沒有善長政治的思想？某種社會，就有代表某種社會的政治。政治形體，永遠脫離不了社會的模

型。

於是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，思想是和環境有密切關係的，絕不是和環境不相干的。

沒有羅馬的歷史，英國的政治，就不會產生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論；沒有法國漫無限制的君權，謂朕即國家，就不會產生盧梭的民約論；沒有義大利的混亂，王族的自相殘殺，就不會產生馬克維尼的君主論。沒有橫征暴斂，率獸食人的現象，就不會產生，耶穌一夫制矣，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的理論。甚至於陶淵明的桃花源記，也絕不是空中樓閣，而是叛亂心理的表現。假使陶淵明當時所處的環境，是家給人足，國泰民安，

那末，他一定就寫不出那一篇文章。

哲學上的存在決定意識，或意識決定存在，這形成唯心與唯物兩大派的論爭。我們在這兒，自然不能對此問題下一個斷案，不過我們可以根據中國過去的教訓，來加以解釋。這在中國過去說來很淺顯，是兒童入學喊出的第一聲。就是：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習相遠。此之所謂習，即存在，即環境。環境力量的偉大，是誰也不能否認的。孔子謂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；孟子謂無恆產則無恆心，無恆產而有恆心，惟士為能。孔孟已很承認環境的力量。一般人的思想，都是為環境所左右。只有聖哲之士，才可以逃出環境的拘束。

同時科學的產生，也是得力於環境的需要。

要研究國家的起源，主權的性質，制度的變遷，才產生政治學。要研究人類的進化，生活的移動，社會的分工，才產生社會學。要研究法律的淵源，條文的釐訂，民情的利弊，才產生法律學。要研究國力的厚薄，民富的豐瘠，生產分配的各種問題，才產生經濟學。推之其他一切社會科學莫不皆然。人類的努力，決不是白費的。他的每滴汗珠，都是為環境的必要而流的。至於藝術的起源，也是得力於人類的要求。儘管有人高歌為藝術而藝術，但終究藝術的本身，仍逃不了人生。

此外為了殖民地的爭奪，和貿易的發達，才有人種學，地理學。為了疾病的糾纏，治療的必要，才有生理學，病理學。為了要知道動物有用和有害的性質，才有動物學。為了確定農業季節，時間區分，才有天文學。推之其他一切自然科學，莫不皆然。人們每把科學分為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兩個範疇。其實純粹科學，也是應用科學的準備，沒有一種科學，是離開環境的需要而獨立的。

就是科學的發達，也是隨環境的情勢而逐漸前進的。植物學的研究，也只限於應用植物，再進而有用作物，最後才到一般植物。化學的發展，也是打鑛在工業生產和鑛山業的地盤之上。

人們每把科學說得玄妙，以為與市井無異，是有天淵之別的。其實科學是最現實的東西。科學的內容，就是事實。人類造成科學的動機，就在維持環境的需求。

一切科學，都是人類思想的結晶。人類以思想運用到各種環境的需求上，就產生了科學。

四、

思想固然是環境的產物，但人却能用思想，去建立各種科學，以改造環境。人是環境的主人，不是環境的奴隸。昆蟲的保護色，是以自己去適應環境。自己無法與環境奮鬥，只有向環境投降。人，却如此，人的長處，就在能改造社會，征服自然。

舟車的發明，就是征服山水的阻礙；宮室的建築，就是征服風雨的侵蝕。飢有食以飽之；寒有衣以暖之，強凌弱，衆暴寡，於是政府，有軍隊，有警察，以維護社會安甯秩序。每遇困難，必設法打破這種困難；每遇暴力，必設法摧毀這種暴力。人類的歷史，就是這樣一部與自然與暴力鬥爭的記錄。

民主政治的思想，是改造君主專制的武器；法西斯的思想，又是改造民主政治的武器。自由經濟的思想，是推翻國家干涉的武器；統制經濟的思想，又是推翻自由經濟的武器。某種環境，產生某種思想；某種思想，又可以產生某種環境。思想與環境，是可以互為因果的。

人是思想的動物。但人的思想，不是和環境不相干的。而且科學的發達，都是得力於環境的需要。於是思想一方面是適應環境的產物，一面又是改造環境的利器。

過於重視適應環境，不知不覺地會流於保守。過於重視改造環境，不知不覺地會流於輕躁。保守與輕躁，都是不利於國家民族的。

做思想問題的人，要特別注重環境，不好只顧個人一時感情的痛快，替了社會。「一言可以興邦，一言可以喪邦」，這值得人們特別警惕！

什麼是信仰？以某種思想，作行動的準則，這就是信仰。

信仰一定是以某種思想作根據的。如果沒有思想，就談不上信仰。如問信仰什麼，其內容即是指信仰某種思想；所以有信仰的人，一定是有思想的人。

僅是二種思想，還不足以構成一種信仰。信仰是貫通從思想到行動的一種過程的。有了思想，一定要以這種思想，促為行動，才算是信仰。所以信仰區域的人，可以為某一種思想，而犧牲他的生命。

一提到信仰，人們總會聯想到宗教。以為人們對宗教才發生信仰，信仰與宗教，是分不開的。其實信仰，固然有宗教的，也有哲學的，也有科學的。宗教的信仰，只是人類原始的信仰。到人類文化發達，學術昌明以後，宗教的信仰，就漸漸地要發哲學的信仰與科學的信仰所代替了。

宗教的信仰，是以一種神權思想為其內容的。在過去人類文化尚未發達的時代，人們的知識，還不足以解釋宇宙現象。對日月星辰，山川草木，認作無不富有神祕性。於是又從而附會穿鑿，以神為天地之主宰，不是把神看作無聲無臭的偶像，而是把神看作有血有淚的金身。

宗教的信仰，是人類原始精神上的要求。人們不知生何自來，死何處去。於是思索起來，不免傷感。宗教不僅說明現世，而且還高調過去和未來。甚至於佛教還說，大千世界，三世因緣。有這種種，使人們精神上可以得着無上的安慰。

宗教的信仰，也可以說是盲目的信仰。因為宗教重儀式，重習慣，一代流傳一代，只要人們信從，不讓人

們討論。如果有革命者出，而衛道之徒，終不許其存在，必將此叛逆驅除後始止。宗教是唯一的，專斷的，不許和其他的東西並存，也不許絲毫有所懷疑的。所以宗教的信仰，也變成固定的，執一不化的。人們有宗教的精神，也可以說就是有盲目信仰的精神。

因為宗教的信仰，是專斷的，是固定的，就活上每以宗教為工具，而用作治世安民的武器。這可以代替刀兵，這可以代替法律，這不但可以作人們行動上的規範，還可以作人們精神上的枷鎖。有了宗教，社會上無形中可以減少無限的亂源。宗教的存在，不僅是個人私人的要求，而且也成了國家公的要求。

最重要的，也許人類社會永遠留著填不了的缺陷。宗教只是這種缺陷下的麻醉劑，使人們忘掉現實，忘掉痛苦，忘掉今天，甚至還忘掉世界，忘掉自己。宗教是精神上的鴉片。身體好的人，用不着鴉片的刺激。只是身體怠壞，鴉片的權威愈大，鴉片只是去征服弱者。怎奈社會永遠在不健全中前進，歷史永遠在不圓滿中循環，人類一日有痛苦，即不能一日無宗教。這也許是宗教在現代還能與哲學科學並存的理由。

二、

哲學的信仰，就比宗教的信仰，更進一步。宗教是教人不想，哲學是教人多想。宗教的信仰，有時儘可以盲目不想而來，但哲學的信仰，必定是在深長思想以後。

哲學是理智的，比宗教以感情為基礎者不同，雖然哲學中間還不免有感情的成分，但理智的成分，總占多數。

哲學是辯證的。雖然其中也不免有獨斷的成分，但辯證式的，總算是哲學的本色。

人類社會是進步，文明亦愈發達；人類的知識，已經足夠破除宇宙之謎。哲學家做他理智的探討，就可以發見宇宙的本體，知識的源泉。

哲學的信仰，其極致與宗教的信仰沒有兩樣。蘇格拉底死難的精神，與耶穌上十字架的精神，雖其殉道的對象不同，但其表現却是一樣的。

中華民族，不是一個宗教的民族，但其哲學的信仰，則比任何民族為高。在中國，哲學的地位，代替了宗教的地位。

中國人談「上」夫，謂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但他的出發點，絕不是怕神的譴責，或濛神的呵護。最重要的地方，還在「心之所安」。中國人祭祖先，也不是因為祖先真有精靈，最重要的意義，也只在懷終追遠。中國人的精神，就是無所為而為的精神。

三、

科學的信仰，比哲學的信仰，又更進一步了。科學的要素就是實證。宗教是玄學的，哲學是形而上學的，只有科學，才是實證的。科學的信仰，就是有根據，有內容，有原因，有結果的。宗教的信仰，有時而幻滅，哲學的信仰，有時而動搖，惟有科學的信仰，才是有永久不毀的基礎的。從科學方面培養出來的信仰才真可以辦到：「海枯石爛，此志不渝」。

宗教的信仰，是主觀的；哲學的信仰，是半主觀半客觀的；只有科學的信仰，才是全客觀的。宗教的信仰，可以見其見偽，因人而不同；哲學的信仰，也可以見其見智，因人而有異。十個人有十個人的看法，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人的看法。因為主觀是隨人而變幻的。甚至於同是一個人，在甲時候有甲時候的感覺，到乙時候又有乙時候的感覺。主觀的心理一變，對自己所信仰的事物也因之一變。惟有科學的真理，是客觀的真理，他不因為甲信仰他就存在，更不因為甲反對他就消滅。

宗教的信仰，是感情的；哲學的信仰，是半感情半理智的；只有科學的信仰，才是理智的。感情只有好惡

說有發生。所以宗教的信仰，哲學家也說，對個人，也許是必要的，也許是一種道德的要求，但對國家，對民族，對社會，對人類，就未必是有益的。科學不問好惡，只問是非。利於個人的，一定利於社會，利於一時的，一定利於百世。我們曾說：「誰能利生焉，從容就義難」，宗教的信仰，哲學的信仰，至多只能辦到「誰能捐生」，科學的信仰，就可以達到「從容就義」。

四、

表現在政治方面的，也有宗教的信仰，哲學的信仰，和科學的信仰。

君權神授說，就是宗教的信仰。說君是神的僕，大家應該服從神，就不得不服從君。實哲主權說，就是哲學的信仰。「給大德者必得其名，必得其位，必有其壽」，「天與賢，則與賢；天與子，則與子」，這都是哲學的信仰。到國家主權說，這才是科學的信仰，主權不在個人，而在國家。國家的元首，只是國家中的機械，而不是國家上的神聖，只是國家裏的單位，而不是國家外的幻影。主權在人間，而不是天上，更不在極定的神聖。

在科學不圖個人的去就而消滅，更不圖個人的生死而動搖。

多少人命，多少財物，多少中國人因為哲學的信仰，謂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」，世界大亂，大家不知自己起來努力，天子克希世「算命天子」出現，為此又不知添了多少幻想，使人們對國家毫無責任心，始終是「不離不知，順帝之」。

古代政治，所恃以維持政綱的，一個是武力，一個是靈經。國家的起源是先有家族社會，進到氏族社會；再由氏族社會，進到種族社會，最後才由種族社會，進到民族社會。現代國家，是民族國家。可見國家形成的過程，不知經過了多少無解鬥爭的事件。其間所恃以生存的，就是武力。武力不如人，只有作人家的俘虜，作